

陳存仁編校

皇漢醫學叢書

山田宗俊著

傷寒論集成

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

EV 45/2003

傷寒論集要

提

要

仲景傷寒論一書。撰於西晉。錄於北宋。而釋於宋元明清。已非仲景之舊。以訛傳陋。莫之能辨。山田宗俊氏有志於匡正其謬。積二十年之心。得摘百餘家之發揮。察其異同。辨其得失。輯其精英。芟其蕪雜。集而成帙。名曰集成。全書一至五爲辨太陽病脈證。六至七爲辨陽明病脈證。八爲辨太陰脈證。九爲辨厥陰脈證。末爲辨霍亂脈證。書凡十卷。精詳駭博。間有附錄師生問答。尤爲明晰。足爲後學之津梁。

傷寒論集成序

夫風寒暑濕之中人也。皆能爲病。而傷寒之邪。最爲已甚矣。蓋其陰陽表裏之別。淺深緩急之辨。極所難知。而汗下溫涼。一誤其治。則死生之變。速於反掌。疾之危篤。又孰加於此乎。漢長沙守南陽張仲景。著傷寒論。辨脈證。正方法。其所以治之之術。詳審精到。無復餘蘊。其惠於天下後世者至矣。夫黃帝內經。醫經之古者。姑置而不論。自有經方之學。班志所錄。扁鵲俞拊方等。今皆不存。則方書之古者。又孰加於此乎。是故後爲其學者。皆稱仲景爲方法鼻祖。奉傷寒論爲治術甲令。抑不亦宜乎。唯奈其爲書也。撰次于西晉。編錄于北宋。而疏釋于宋元明清之間。蓋其原文。既非仲景之舊。而後註之者。因訛踵陋。輾轉迷謬。莫之能辨。蓋嘗論之。其書體統固大矣。支離穿鑿之說。入焉而碎。義理固深矣。虛浮詭誕之說。入焉而竭。方法固正矣。淺陋卑俗之說。入焉而墮。文辭固簡矣。割裂補綴之說。入焉而紊。加焉拘泥者。局乎章句文字之間。疏脫者。驚於方法條例之外。嗚呼。後講其學而求其正者。果誰適從。豈不亦悲乎。吾友山田宗俊父家世業醫。自幼好仲景之書。竊傷其如此。有志作疏解。一匡其謬。進而奮其特見。超然遠覽。剖晰竊微。闡發蘊奧。管括樞要。爬梳浮濫。退而稽之傳註。參互考索。兼總衆說。網羅百家。詳審異同。明辨得失。凡自一字一語之義。至於各章全篇之旨。必正其出處。極其歸趣。該博拔援。精確證據。積二十年。而其

書始成。乃名以傷寒集成。蓋取集而大成之義矣。凡其所論。本於字句。而不局卑近。辨於義理。而不驚高妙。有傷寒註釋之書以來。未有如此書之精博也。後之學者。就此而求。能知其陰陽表裏之辨。汗下溫涼之術。則外之風。溫暑濕之爲邪。內之饑飽勞佚之爲祟。皆可能治。又何翅傷寒哉。宗俊父既窮闡其學。又旁好儒者之學。遊道極廣。余亦昔登杏花之堂。與其盟。而得聞其緒論。宗俊父以余爲才。誘掖極厚。嘗共討論唐虞三代之道。言語湧發。纒纒可聞。概其所論。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。余歛衽起敬。其雄邁特達。固世所希有。是豈終於方伎之間者哉。其又必歸往吾聖人之道。大有所闡發。辨世所惑者。又猶於其學矣。嗚呼惜哉。天不假之年。一病遽革。奄歸溟漠。生平著述新論等。皆未及脫藁。又何暇及吾儒乎。宗俊父沒數年。余專力經藝。竊有所見。稍稍知道之所以爲道。因欲就而正焉。則其丘隴之間。萋然宿草。嗚呼。宗俊父已矣。若余之愚陋。又誰從而決其所見之是非乎。頃其門人笠原雲仙中林俊菴校其集成。將爲板本以傳永久。且奉其父宗圓先生之命。屬余序之。蓋以其所遺託在余也。余不得辭。披卷臨之。手澤猶新。文彩爛然。因想當日宴遊之好。聲音笑貌。宛在耳目。淚墮胸塞。不能爲懷。強忍把筆。書其會所聞者。題之篇端。九原之難起。誰知余此言之是乎。嗚呼。其亦可悲也夫。寬政改元冬十二月九日。加賀大田元貞公幹序。

傷寒論集成序

班祿志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。亡佚既久矣。特以漢末張仲景傷寒論一書。寔爲千載醫家之模範。此豈其所謂湯液經法之類與。何其文辭險峭。意旨淵永。不似東漢卑弱之體也。迺量疾病之淺深。因氣感之宜。致汗吐下溫之五法。以反之於平者。斷乎古先遺傳。非仲景自撰無疑矣。唯是自經叔和之撰次。江南諸師祕而不傳。或有受而讀者。不過小品肘后視之。代革年移。堙替之久。得無良朽蠲斷。縱令繼冲編錄。億等校定。已非叔和之舊。豈能得復仲景之古。然其功亦偉矣。於是金源而降。有隨文順釋者。有改易次序。增篇目者。有就章句而別設新意者。有假五運六氣而傳會者。有委曲衍贅。弄己筆端者。爲之註解。亡慮數十家。雖不能無詭作者之旨。要亦有所發揮焉。繼而迄近來。家逞臆見。戶建橫議。輻輳嘈嘩。刊章改字。使向之微墨。一旦支離破碎。其運之刀圭。則疏導湧洩。漫投妄施。戕生人於掌股間。蓋不鮮矣。噫。傷寒論之行。莫盛於今。其學之壞。亦今爲甚。而中醫之謬。正在於今。可重嘆哉。是山田宗俊所以有集成之作也。宗俊爲人。似鈍齷而才敏。有厓岸而謙虛。洽聞強識。目下無比。其生平方

羣講朋會。浮白談笑之際。片言隻語。苟得關涉傷寒論者。便以爲注解之資。況其讀書。勿論經典子史。及歷代醫籍。卽至劉覽山經地志。雜鈔猥蕪。道佛二藏。亦復爾爾。又況其仰誦伏思。朝驗夕試之苦心。其與幾。是以集成之書。博而要。而精。而覈。微言大義。煥然著明矣。惜乎書成。未及刻。宗俊湓焉而逝。嗚呼。凌雲之木。摧于震雷。千里之車。忽爾折軸。孰不竄涕。然而其三十年之眞血。全然存于此書。足嘉惠後學。救濟生靈。則可謂宗俊死而不死焉。或曰。宗俊指摘前修諸註者至矣。蒙莊不云乎。己議人。人反議己。毋亦指摘宗俊如宗俊之於前脩者。起于後來歟。予應之曰。世有宋義叔而翼中之書。猶與仲景之論。不朽于今。則不足病宗俊於無何有之鄉也。洎其門人中林俊菴等爲之綜緝。刻於昌平故宅。以先師遺命來謁予序。予劇喜其不朽。遂爲序之。時歲在庚戌。寬政二年春正月也。醫官丹波元簡廉夫撰

傷寒論集成首卷

日本 京都 山田正珍宗俊父 著

男 正徳宗見

常陸 中林清熙俊庵 同校

門人

土佐 笠原方恒雲仙

張仲景自序解

仲景氏序論實是感慨憤激之所發。所謂披心腹吐情實者。非後人自序其書以希售者比也。但其天布五行以下。皆是繁衍叢脞之言。全係叔和撰次之語。非仲景氏之舊也。諺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已。何者。思過半句。既爲一篇結尾。而復別起一段議論。是徵一也。天布五行以下。文理不屬。體裁迥別。是徵二也。前稱越人。後稱扁鵲。亦非一人之口氣。是徵三也。後段譏時醫。不求經旨。務在口給。是前段所悉。假令仲景毫也。亦豈如此其鄭重乎。是徵四也。仲景論中。未嘗說五行經絡。後段乃說之。是徵五也。仲景論中。未嘗以三部九候明堂闕庭診之。後段乃說之。是徵六也。此論由感往昔之淪喪而起之。則文止於所起。爲得其實。獲麟之義。可以徵矣。是徵七也。七徵既得。奸其可掩哉。中西惟忠不知

此義併前段以爲僞託文。可謂鹵莽矣。夫仲景事蹟。范陳二史所不載。漢魏之文亦無及此者矣。知其爲東漢長沙太守者。特據其序論已。惟忠既以序論爲僞撰。反言及東漢之時。有張氏仲景者。身爲長沙太守。不知有何據焉。彼忌其撰用素問九卷等語。誣之以僞撰。棄而不取焉。然而東漢長沙四字。終不得不據其序論。眞可發一咲。今刪其天布五行以下。且據千金方所引。以訂正焉。略釋其義訓。又其漢長沙守南陽張機著九字。依程應旂後條辨。移諸篇首。嘗閱漢唐諸儒序於經典者。皆署官閥姓名於其篇首。若其署諸尾者。十三經中。特有何晏論語序已。雖然。此是進呈之文。不可以爲常法也。程應旂曰。按古人作書大旨。多從序中提出。故善讀書者。未讀古人書。先讀古人序。從序法中讀及全書。則微言大義。宛然在目。余讀傷寒論仲景之自序。竟是一篇悲天憫人文字。從此處作論。蓋卽孔子懼作春秋之微旨也。

傷寒雜病論集

舊本雜作卒。傳寫之誤也。觀下文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之語。可見矣。方有執云。卒。讀倉卒之卒。發秘云。傷寒急卒之病故云。皆非也。然考之唐書藝文志。有張仲景傷寒卒病論十卷之目。則其承謬亦舊矣。論乃辨論之論。與道德論養生論之論同。蓋以其辨論傷寒及雜病之書。

故名曰傷寒雜病論。猶記事之文。謂之記。解物之文。謂之解耳。若其辨論之論。讀爲平聲。議論之論。讀爲去聲。則沈約已後之事。梁世以前。豈有此等紛紜之說哉。故辨論之論。與議論之論。乃是二而一。一而二。未始有意義之可殊。亦未始有體用之可辨也。故讀爲去聲則可也。爲非辨論之論。則不可也。集字當作序。字誤也。序者敘也。敘陳所以作此書之旨也。賴穆以論集二字爲書名。非也。傷寒者。謂爲風寒所傷之病。乃六經諸證統名。非獨指太陽傷寒證也。亦非獨指冬時中寒之病也。王叔和以冬時者爲傷寒。以他時者爲時行寒疫。大非古義也。蓋疫卽傷寒。傷寒卽疫。其謂之疫。取諸役役不住。其謂之傷寒。取諸所感之源。疫者。病名也。傷寒者。病因也。昔人之立論。舍其名而取其因者。何也。以治術之所關。不可以不明也已。後世醫家。不察此義。傷寒與疫。判爲二病。至其甚者。則以爲鬼神所爲。不亦愚乎。若夫溫病者。則冬時爲寒氣所襲。至乎春溫之時。自內而發者。與夫疫。大不同。不可混合矣。按傷寒之名。在醫經。則以素問熱論爲祖。所謂熱病者。皆傷寒之類是也。在歷史。則以後漢書崔駰傳爲始。曰。熊經鳥伸。雖延歷之術。非傷寒之理。是也。又按周禮疾醫職云。秋時有瘧寒疾。孟子公孫丑篇曰。有寒疾。不可以風。由此觀之。以疫爲寒疾。不可謂不古矣。中西惟忠云。傷寒者。爲邪所

傷害也。謂邪爲寒。蓋古義也。予謂邪字所該者廣。故謂寒爲邪則可。若謂邪爲寒則不可。惟忠乃以寒爲邪之名。不知爲暑熱所傷害。亦復謂之傷寒乎。不覺歎飯耳。惟忠又云。傷寒論之論。乃論定之義。與論語之論略同。蓋取諸物茂卿論語徵者也。殊不知論語乃孔夫子論辨之語。因以命書矣。夫論自論。論定自論定。豈可混乎。惟忠適見茂卿一時謬言。以爲千載卓論。引以解傷寒論。粗妄孰甚焉。惟忠又辨自序云。秦漢以上雖有諸子百家。而未嘗聞自序其書也。仲景氏之自序于卷首者何耶。且其撰用素問九卷諸書。質諸終篇。未嘗有本于此者。是必後之點者。僞擬以欺人者耳。以予觀之。是亦大不然。何則。仲景氏漢季之人。當以漢季爲例。不當以秦漢以上爲例。然而如孔安國尚書傳序。班固兩都賦序。荀悅漢紀序。劉熙釋名序。應劭風俗通序。皆在仲景氏以前。自序其所著者也。

漢長沙守南陽張機著

漢後漢也。長沙南陽俱是郡名。仲景氏南陽郡人。仕爲長沙郡太守也。漢書百官表云。郡守秦官。掌治其郡。秩二千石。景帝更名太守。

論曰。余每覽越人入虢之診。望齊侯之色。未嘗不慨然歎其才秀也。

史記孟軻傳。太史公曰。余讀孟子書。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。未嘗不

廢書而歎也。仲景氏此段蓋倣此體。斯篇其體則序其事則論論也者何。論世人之徒迷名利而不知有目前之禍也。故以論曰起之。論乃論辨之論。世醫讀爲去聲者非也。以論曰發端。蓋亦古文一體。與何晏論語序以敘曰起之同一法已。程應旼刪論曰二字非也。每常也。慨然自奮之貌。後漢范滂傳云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。是也。或問。後漢光武帝諱秀。時改秀才號茂才。仲景氏不避秀字者何也。曰。臨文不諱也。曰。有徵乎。曰。有之。天下俊秀王叔茂。王楊。字叔茂。後漢人。時有此諺。見後漢書黨錮傳。史記扁鵲傳云。扁鵲勃海郡鄭人也。姓秦氏。名越人。過號。太子死。扁鵲曰。若太子病。所謂尸蹙者也。形靜如死狀。太子未死也。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。以取外三陽五會。有間。太子蘇。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。以入臍之齊。和養之。以更熨兩脇下。太子起坐。更適陰陽。但服湯二旬而復故。扁鵲過齊。齊桓侯客之。入朝見曰。君有疾。在腠理。不治將深。桓侯曰。寡人無疾。扁鵲出。桓侯謂左右曰。醫之好利也。欲以不疾者爲功。後五日。扁鵲復見曰。君有疾。在血脈。不治恐深。桓侯曰。寡人無疾。扁鵲出。桓侯不悅。後五日。扁鵲復見曰。君有疾。在腸胃間。不治將深。桓侯不應。扁鵲出。桓侯不悅。後五日。扁鵲復見。望見桓侯而退走。桓侯使人問其故。扁鵲曰。疾之在腠理也。湯熨之所及也。在血脈。針石之所及也。其在腸胃。酒醪之所及也。

其在骨髓。雖司命無奈之何。今在骨髓。臣是以無請也。後五日。桓侯體病。使人召扁鵲。扁鵲已逃去。桓侯遂死。

怪當今居世之士。曾不留神醫藥。精究方術。上以療君親之疾。下以教貧賤之厄。中以保身長全。以養其生。

怪字。管到七十四字。不字。管到三十二字。當今居世之士。泛言世上貪利之士。居世與避世。反其義矣。神者。精神也。留神。猶云用心。醫藥方術。互文言之。史記始皇紀云。悉召文學方術士。漢書平帝紀云。方術本草。北史周儋傳云。儋多方術。尤善醫藥。二程全書曰。治病委之庸醫。比之不慈不孝。事親者。不可不知醫。斯言旨哉。

但競逐榮勢。企踵權豪。孜孜汲汲。惟名利是務。

競逐企踵。俱是貪望之意。榮勢權豪。并指功名富貴言之。孜孜汲汲。勤不休貌。南史蕭允傳云。其恬榮勢如此。又漁父傳云。黃金白璧。重利也。駟馬高蓋。榮勢也。漢書蕭望之傳云。天下之士。延頸企踵。爭願自効。唐書盧懷慎傳云。傾耳以聽。企踵以望。後漢書明帝紀云。權門請託。殘吏放手。唐中宗制云。白簡凝霜。宜屏權豪之氣。晉書段灼傳云。東宮文武。將吏。且勿復取豪門子弟。韻會小補。孜字注云。說文。孜。汲汲也。周書。孜。孜無怠。增韻。勤也。通作孳。孟子。孳孳爲善。又作滋。孔叢子。滋滋汲汲。

崇飾其末而忽棄其本。欲華其外而悴其內。

所以怪止于此。崇飾其末。華其外。以喻夫孜孜汲汲。惟名利是務。忽棄其本。悴其內。以喻夫不知養生之貴。忘身殉物。以消耗其精神。是亦互文言之。

皮之不存。毛將安傳焉。

傳舊作附。今依左傳改之。左傳僖公十四年。獯射曰。皮之不存。毛將安傳。皮以喻養生。毛以喻名利。言人不能保身全生。則雖欲名利。是猶無皮而望毛之傳焉。其可得乎。

進不能愛人知物。退不能愛躬知己。

愛人知物。所謂療君親。救貧賤也。愛躬知己。所謂保身養生也。卒然遭邪風之氣。嬰非常之疾。

嬰音英。觸也。傷寒之病。傳變迅速。死生反掌。固不可與他病同日而語矣。是以謂之非常之疾。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。邪風之至。疾如風雨。蘆書武帝紀云。蓋有非常之人。必有非常之功。

患及禍至。而方震慄。

正字通云。方。始也。小雅燎之方揚。

身居危地。蒙蒙昧昧。懣若游魂。

屮字典云。於革切。艱也。困也。俗用屮。乃五果切。木節也。地猶言所死地。樂地等語。可見也。身居屮地。謂罹篤疾。蒙蒙昧昧。猶言視而不見。聽而不聞。慙又作憊。愚也。若游魂者。言絕無定見也。周易繫辭云。精氣爲物。游魂爲變。

晉皇甫謐甲乙經自序云。夫受先人之體。有八尺之軀。而不知醫事。此所謂游魂耳。蓋本於仲景氏此段語。所謂者。仲景氏所謂也。不則所謂二字。大無著落。人或謂仲景氏自序。叔和僞撰。夫叔和與謐同是晉人。豈有所不知而却引證之乎。或之妄真可呵笑。

降志屈節。欽望巫祝。告窮歸天。

節。節操也。欽。敬也。贊主人鑒神者曰祝。音子六切。在女曰巫。音無。禮記檀弓注云。事盡理屈爲窮。史記屈原傳云。夫天者。人之始也。父母者。人之本也。人窮則反本。故勞苦倦極。未嘗不呼天也。疾痛慘怛。未嘗不呼父母也。

束手受敗。齋百年之壽命。將至貴之重器。委付凡醫。恣其所措。

齋。俗作齎。持也。將。亦持也。凡者。輕微之稱。猶凡民。凡夫之凡。措。倉故切。置也。漢書王吉傳云。數以亶脆之玉體。犯勤勞之煩毒。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。屈原大招云。永宜厥身。保壽命只。

咄嗟嗚呼。厥身已斃。神明消滅。變爲異物。幽潛重泉。徒爲啼泣。痛夫。

咄嗟字。出晉書石崇傳。歎聲也。神明猶言精神。素問靈蘭秘典論云。心者君主之官。神明出焉。是也。異物謂死。賈誼鵬鳥賦云。忽然爲人。何足控揣。化爲異物。令又何足患。史記索隱云。死而形化。是爲異物。重泉謂地下。左傳隱公元年云。不及黃泉。無相見也。朱申注云。此生無復相見。至死後。方相見於地下也。

舉世昏迷。莫能覺悟。自盲若是。彼何榮勢之云哉。

言彼徒迷惑名利。而不悟禍之在目前。猶瞽者陷穽在前。而不自知也。彼字指名利而言。言彼名利者。何足以謂榮勢。上療君親。下救貧賤。中全己身。是此眞榮勢矣。此句有黍稷非馨。明德惟馨語意焉。漢書司馬相如傳封禪頌云。正陽顯見。覺悟黎蒸。

以上譏世人之徒迷名利。而不知方術爲何事。及罹疾病。狼狽失機也。余宗族素多。向餘二百。建寧紀年以來。猶未十稔。其死亡者。三分有二。傷寒十居其七。

向。嚮同。稔。年也。字典云。稔。如甚切。音荏。說文穀熟也。左傳僖二年。不可以五稔。襄二十七年。不及五稔。注。年也。穀一熟爲一年。是也。建寧。後漢靈帝年號。紀年。紀以爲年號也。醫史云。張機字仲景。漢靈帝時。舉孝廉。

官至長沙太守。由是觀之。舊本作建安者。蓋傳寫之誤已。若夫建安獻帝年號。與下文感往昔之文。不合也。又考後漢書五行志。自建寧四年。至光和二年。相去僅九年。大疫三流行。與所謂未十稔之文。合若符契。可見其稱傷寒者。果是天行疫疾。無疑矣。否則未十稔之間。何以至於病且死。若斯已甚乎。故千金方引小品云。云傷寒是雅士之辭。天行瘟疫。是田舍間號耳。外臺天行病門。亦引許仁則云。此病方家呼爲傷寒是也。

或問曰。吾子謂傷寒卽疫。疫卽傷寒。非爲二病。然而嘗見疫氣之流行。或自西而東。或自南而北。小則一鄉一里。大則數郡數州。無男女。無老弱。不嬰其氣者。幾希矣。若夫傷寒。則一人自病。而不與衆同病。其或染人。亦唯不過三五人。由此觀之。昔人以疫爲鬼神所作。別立之論治。不可謂無其理也。曰。否。此唯由天時之失常。與人氣之失常而已。其爲風寒之邪。則同矣。蓋人之腠理。逢溫熱則開。得寒涼則閉。是以自季春至仲秋之際。天時溫熱。腠理常開。若當是時。有非節之暴寒。則腠理不能先之密閉。寒邪乘虛而入。自季秋至仲春之際。天時寒涼。腠理常閉。若當是時。有非節之暴溫。則腠理爲之開發。寒邪窺隙而入。故一鄉有非節之氣。則一鄉同病。一州有非節之氣。則一州同病。若其一人自病。而

不與衆同病者。蓋其人適有勞動之事。而腠理爲之不密。寒邪乃襲其間而入焉耳。可見傷寒與疫。其名雖異。實則一病矣。若徒因其一人自病。與衆同病。以爲二病。則如瘧痢痘瘡諸疾。或與衆同病。或一人自病。亦復分爲二病乎。又其謂疫爲鬼神。曹植既辨其妄。予尙何言。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二曰。曹植說疫氣曰。建安二十二年。瘴氣流行。家家有僵尸之痛。室室有號泣之哀。或闔門而瘞。或覆族而喪。或以爲疫者。鬼神所作。夫惡此者。悉被禍於讐之子。荆室蓬戶之人耳。若夫穀食鼎食之家。重絛絮幕之門。若是者鮮焉。此乃陰陽失位。寒暑錯時。是故生疫。而愚民懸符厭之。亦可笑也。

感往昔之淪喪。傷橫天之莫救。

是蓋在獻帝時。追記其事也。否則不可言往昔。尙書微子篇云。商其淪喪。字典云。淪。沒也。韻會小補云。殄通作夭。廣雅不盡天年。謂之夭。平信敏云。橫天不可死而死也。宗族之病。可起而不起。可救而莫救者。舉世昏迷。不精究方術之由。乃論首所以歎越人而起端也。

乃勤求古訓。博采衆方。

古訓。古人之訓。衆方。衆家之方也。佩文韻府云。訓。許運切。誠也。書學于古訓。乃有獲。說命下詩古訓是式。大雅燕民

撰用素問。九卷。八十一難。陰陽大論。胎產藥錄。并平脈辨證。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。

按傷寒雜病論。原是一部書名。而非二部相合而爲十六卷也。觀北史